

农民工

周刊

责任编辑:程莉莉
新闻热线:(010)84151095
E-mail:grnrmgzk@163.com

经微信倡议,自发组成志愿服务队,捐赠物资十余万元

青海籍农民工茂县灾区送温暖

本报讯 (记者邢生祥 通讯员郭红霞) 6月26日,30多名在四川成都经营青海化隆拉面的农民工自发组织志愿服务队,前往四川茂县为救援队伍和受灾群众捐赠物资10多万元。

6月24日,四川茂县发生山体垮塌,100余人被掩埋。在成都经营青海化隆拉面馆的农民工马儿来得知消息后,在当地化隆拉面馆经营户的微信群里发起倡议,自发组成青海化隆拉面农民工志愿服务队,组织大家为灾区募捐。

马儿来首先为灾区募捐7000元,其他经营户也陆续捐款,不到半天时间,近40名经营化隆拉面的农民工参与 to 志愿服务队当中,募捐金额10多万元。

“我们的农民工志愿服务队赶往成都市场采购,购置矿泉水1800件、方便面1000件、面包1200件。”马儿来说,一切准备就绪后,农民工志愿服务队组织10辆车准备前往四川茂县,用他们的真情温暖茂县,为茂县人民加油鼓劲。

6月25日10时许,马儿来等农民工一行人带着物资,将车身上贴“青海化隆志愿服务队”的横幅,踏上了前往茂县救灾的道路。当天下午,他们抵达茂县,被工作人员拦住,因前方危险不允许通行。

准备了这么多食物,农民工志愿服务队只想用最质朴的方式帮助受灾群众,马儿来等人不能就这样回去。“我们想方设法联系到当地清真寺,在清真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六七名志愿者留了下来,其他人将物资转移后返回成都。”马儿来说。

他们从当地清真寺了解到,灾区的救援队和受灾群众经常吃方便面,为了改善灾区的伙食,服务队从清真寺购置了5000个油饼,还购买了很多牛杂,随后与清真寺的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受灾地区。

6月26日凌晨4时左右,农民工志愿服务队抵达灾区现场。他们看到消防官兵和武警官兵正在吃早饭,几十辆挖掘机在废墟堆上作业。

看到车辆驶入,几名救援官兵上前询问,得知他们是前来为救援队伍和受灾群众赠送物资时,很多官兵握住马儿来一行人的手连连道谢。

农民工志愿服务队和现场官兵卸下物资后,服务队立马分工合作搭起锅灶,煮起了牛杂汤。喝了化隆拉面馆的牛杂汤,很多官兵和群众为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马儿来说,在成都开了8年拉面馆,这是他第一次参与救灾,让他印象深刻。“我们就想让灾区的救援队和受灾群众吃上热乎乎的饭,感受到异地他乡的农民工给他们带去的温暖。”

打工者回乡种玫瑰丰收在望



在外打工多年的牛满君,2012年回到家乡湖北省十堰市柳陂镇,通过土地流转,办起了自己的玫瑰花嫁接基地。目前已发展玫瑰树20亩1万多株,今年多种颜色的玫瑰已开花,大多已预售,将有个好收成。

本报记者 邹明强 通讯员 周家山 摄

农民工养老保险调查

我在打工的城市拿到了养老金

为在退休后获得一份保障,不少农民工奔走在补缴社保的道路上,其结局各有不同

本报记者 刘友婷 文/图

从3月15日拿到红色的退休证,至今已3个多月了,看着每个月入账的1085元养老金,张凤琼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她盘算着,即使在四川农村老家已经没有田地,在一个小县城里,她老了以后也能过得不错了。

根据深圳市外来工退休养老政策,只要自己和用人单位依法缴纳了15年养老保险,不管是什么户口,到了退休年龄,离开这座打拼的城市时,他们都可以在深圳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工退休证》,每月有一份养老金自动打入账户。这改变了不少像张凤琼一样的农民工的命运。

“红本子”让我老有所养

6月14日下午4点半,51岁的张凤琼下班后从永安堂大药房仓库出来,过了红绿灯,再往前走300米左右,就回到出租屋了。她身穿一条无袖的鲜红色连衣裙,被染成棕红色的头发整齐盘在脑后,眉毛修得细长,嘴上涂了和衣服颜色相称的口红,很显精神。去年就已退休的她,如今又被公司返聘了。看到打扮精致的张凤琼,怎么也无法将她与农民工的身份联系起来。

1999年,一直在四川南充一个小乡镇种庄稼的张凤琼跟着丈夫来到深圳打工,如今,她在药房当仓库管理员已有18个年头了。她从对药物一无所知,到现在能熟记仓库所有药品的名字,工资也从最初的每月1000元,涨到现在的3000多元。

张凤琼以为,她会一直在药房工作到干不动那天,然后和丈夫回老家靠着一点积蓄过日子。直到去年6月,快退休了,听同事说起养老金一事,张凤琼才意识到,“要打听一下这事了。”

公司是从2007年4月开始为张凤琼缴纳社保的,到2016年她退休,还不满10年。不安的夫妻俩开始在网上搜索相关新闻、信息,张凤琼丈夫看到一则2013年广州番禺外来工补缴社保成功的案例,很受启发,但多次跑到社保局询问时,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无法补缴,因为已超过两年追缴时效。于是,张凤琼开始了漫长的不定期“拜访”社保局之路。

深圳市养老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利用用人单位未按规定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两年内向市社保机构投诉、举报;经查证属实后,所欠缴的养老保险费可以补缴;自应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2016年6月,张凤琼决定通过行政复议争取补缴。直到9月30日,行政复议有了回复:“同意补缴,待系统完善后即可办理。”

2017年1月,张凤琼接到了社保局电话,通知她过去补缴社保。她和公司的财务人员一起到社保局准备办理手续,当听到滞纳金近6万元时,张凤琼惊呆了。“公司本以为一两万元可以搞定的,若不是滞纳金,那我就补缴成功了。”

协商后,公司愿意承担2.5万元滞纳金,剩余3.4万元由张凤琼出。经过多个夜晚的辗转难眠,

张凤琼同意了公司的提议。“打了将近20年的工,出钱就出钱吧,老时也有个保障。”说这话时,张凤琼从手提包里掏出手机,打开2017年3月24日中国银行发来的一条短信:您的账户于3月24日收入(社保)人民币1085元。“这是我领到的第一笔养老金,短信我还保留着呢。”张凤琼笑着对《工人日报》记者说。

奔走在补缴的路上

据公开报道,来自广东南海的郭锦钊是深圳外来劳务工领取养老金的第一人,她从1987年开始缴纳养老保险,2003年拿到了退休证。记者从深圳市人社局获悉,截至2017年4月底,非深圳市户籍的退休人员有14073人,其中有补缴记录的约为3605人,远远低于庞大的外来工数量。

至今,还有不少外来打工者奔走在补缴养老保险的路上。清晨的翠园街总是熙熙攘攘,各式各样的早餐店已开门营业,每间店铺门前都有一群等待拿着早餐前往地铁站、公交车的上班族。每当这时,52岁的孙凤生就已经在20多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将午餐便当做好了,准备和丈夫一起出门去公司,但她并不是去上班,而是继续为补缴社保奔走。

尽管早在1987年,外来工已被允许在深圳参加养老保险,但至今还有很多外来工对缴纳社保不理解,甚至还有人为多拿些现金而办理退保。孙凤生知道,从2007年开始公司为她缴纳社保,但直到将要退休,她才意识到自己仅缴纳了8年2个月社保,不满15年,并不能拿到养老金。“在公司工作了18年,走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她为失去工作后未来的日子担忧。

2015年11月,孙凤生拿了一份《补缴养老保险申请书》到公司盖章,然后计划去社保局申请。协商了一个多星期,公司还是不同意盖章,并打算将孙凤生从后勤岗位调去做饭。“你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了,如果不服从,公司随时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被调到环境最艰苦的岗位后,见孙凤生仍未辞职,公司答应盖章,前提是孙凤生必须写一份辞职信和承诺书。辞职信上表明,离开公司后,孙凤生不会对公司有任何起诉;承诺书也承诺放弃劳动仲裁及法院诉讼的权利。2015年12月17日,孙凤生拿着盖了章的补缴申请书,辞职离开了公司。

拿着补缴申请书,孙凤生开始跑社保局,反复申请、递交材料、行政复议,经过一年多时间,她才切实得到答复,“可以补缴了,但前提是公司同意补缴申请。”说话间,孙凤生从房间拿出一大叠资料,全是这两年来为补缴社保“跑”来的各种申请书、协议书、回执等,签署日期有2015年的,也有2017年的。经过多次折叠,泛黄的纸张有了一条深深的折痕。

2016年1月,按照社保局要求,孙凤生再次回到公司盖章。出乎意料的是,知道要缴4万多元滞纳金后,公司不肯盖章了。“公司不敢给我补缴,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其他老员工也要补缴。”孙凤生如是说。

从2016年1月起直到现在,公司像跟孙凤生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她早上一出现在公司门



▲6月14日,成功补缴养老保险的张凤琼展示她3月15日拿到的职工退休证。

口,就有人通知公司负责人不要上班。她下午一到公司,大门就“守卫森严”,办公室门也紧锁着。常年不定期地跑,偶尔她也能进去公司,难免发生一些冲突。

6月22日,孙凤生告诉记者,这周她打算继续去公司找老板盖章,老板答应她,只给5000元,其他滞纳金全部由孙凤生承担,就同意盖章。“我还是想试试看,毕竟有了退休金,老年生活就有保障了。”孙凤生告诉记者,湖北老家已经回不去了,房子早已坍塌,全家人都在深圳打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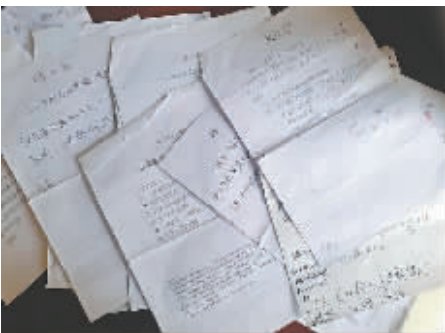
两年时效、滞纳金成“圆退休梦”障碍

能在打工的城市拿到养老金,张凤琼觉得很庆幸,但让她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企业没有为职工缴纳社保,最后买单的是职工?”由于很多企业不愿缴滞纳金,为能够顺利补缴,职工往往会主动承担一部分。据了解,滞纳金已成了不少打工者在深圳“圆退休梦”的一个障碍。

对于为何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养老保险补缴考虑了社会影响、基金安全、单位和个人补缴成本四者之间的关系,合理加收滞纳金可以防止补缴行为伤害正常缴费员工的养老权益,也可避免对现行养老保险缴费制度产生过大的冲击,还可在一定程度上督促用人单位按时足额缴纳养老保险费。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沈建峰认为,滞纳金首先是对欠缴社会保险的惩罚,当事人违反了社保缴费秩序,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滞纳金也是对社保基金损失的填补,如果当事人按时缴纳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基金则可以经营这笔费用并获得收益,欠缴导致无法实现上述行为。

沈建峰告诉记者,补缴社会保险本身首先是



▲孙凤生正在为养老保险而多方奔走。图为她两年“跑”来的各种单据、回执、协议。

不正常的。按照法律的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就应当缴纳五险一金。这是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义务。在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况下,劳动者可以向社保稽核部门举报,在有些地区也可以通过劳动争议程序处理,而不一定等到劳动关系结束后再去补缴。他认为,劳动关系结束后申请补缴,一方面因为社保不按时足额缴纳,损害社保基金的利益,另一方面可能导致不能补缴。“所以,解决补缴的前提是先解决好按时足额缴纳的问题。”

沈建峰坦言,尽管通过行政机关强制补缴受到两年时效的限制,但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只要劳动关系延续,上述时效并不起算,劳动关系终止后两年内寻求社会稽核机构行政救济即可。而且现实中,在一些地方,当事人自愿补缴并不受时效限制,不过,有时社保缴纳系统因为技术原因无法完成补缴操作,这也是社保补缴的技术障碍。

退休后面临自行缴纳养老保险的压力

南宁58名环卫女工遇养老金难题

律师建议,可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务协议,并派遣至原单位继续工作

本报记者 庞慧敏

本报实习生 张达

“再辛苦也不怕,退休后就可以领养老金了”,51岁的韦秀金原本已经盘算好退休后的日子,可她最近的生活却被打乱了。她在南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经开区)干环卫工作已经12年了,却在近日被告知,干到6月30日后就不必再来了上班了。

和她一起接到通知的还有经开区环卫站的其他57位同事,根据去年各自签订劳动合同的日期,她们分批收到通知,不用来上班了。连日来,她们四处奔走,找有关部门诉求解决此事。

退休后无法领取养老金

这58名环卫工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已年满50岁。“去年五六月时,单位相关负责人给我打电话,问我还能继续做吗?如果能就来签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韦秀金激动地说:“签了合同后,现在又告诉我不用再来上班了,我不能接受。”

韦秀金和她的同事们无法接受的根源在于,她们在经开区环卫站工作短的有七八年,长的已达14年,但由于所在环卫站给她们缴纳养老保险的年限均不足15年,一旦解除合同,她们将无法领取养老金。“我的养老保险只缴了12年,为了不断档,下个月就得自己去缴费。我咨询过,医疗和养老保险两项加一块,一个月得1000多元,还要一次性缴纳半年,我哪里缴得起?”韦秀金又气又急。

上有80岁老母,下有求学女儿的许学桃同样一筹莫展。尽管这些年来她在荣宝华小商城负责上门收垃圾很辛苦,每天要和丈夫一起收运两大卡车的垃圾,没有双休日,但每月有2000多元工资,她已经心满意足了,“我们从农村来城里打工,吃苦不怕,如果能多干几年缴够15年养老保险就好了。”

现在,接到电话通知的她们,面临着要自行缴纳养老保险的压力。连日来,环卫工人一拨接拨地到经开区管委会反映情况,经开区城市管理副局

局长陈若宇表示:“这些女工是属于到50岁年龄正常安排退休。虽然她们签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达到法定期限后是可以终止的。”

给予赔偿金没有法律依据

6月12日下午,韦秀金作为环卫工人代表中的一员,与经开区的人事、信访、纪检等部门坐在一起交换了意见。韦秀金代表环卫工人方提了两个要求:所在单位要负责帮补缴养老保险;如果不缴,终止合同则要给予下岗赔偿金。而管理部门则表示,按照规定女性工人50岁退休,赔偿没有法律依据。

对于这样的解释,韦秀金表示不认同,她说,十几年前环卫工作招不到人干,只有480元月薪,老姐妹们不怕脏累投奔这一行。每天早上4点多就起来上早班,任劳任怨十几年,去年签合同还口头承诺可以干到55岁,现在拿出政策要求50岁退休,就让她们毫无选择地退休,又无法领养老金,“这日子可怎么过?”

对于这样尴尬的境况,当地工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职工律师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在打工者和非公企业中,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参保意识不强,这必然会带来很多隐患,到点退休却因不够缴费年限而没能领取养老金就是其中一种困境。但要帮助这些环卫工人也并非没有办法。

据《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便不是适格的劳动关系主体,不能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而该事件中环卫工人并没有依法享受到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存在用工需求,作为完全有民事行为能力能力的公民来说,仍可以为他人或机构提供劳务,这是属于一种劳务关系而已,而对于劳务关系更多的是受《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事法律法规的调整,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下,各方的权利义务主要以各方的约定为主。因此,环卫工人人们可以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务协议,并且由劳务派遣单位派遣至原单位继续工作。

一民营企业为下岗工人缴纳五险一金

5年多达200余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邵维信 杜廷云 宋亮) “我们买断的水泥厂在册的下岗工人虽然不在这上班工作了,但是公司仍然每年给他们缴纳五险一金,5年多下来达200多万元。工人们有了可靠的养老、医疗等保险,我的心里也就踏实了。”近日,黑龙江省八五三农场皖龙水泥厂董事长徐光辉说。

2012年,黑龙江省八五三农场通过资产重组,招商引资,将原八五三雁窝岛集团雁窝岛水泥厂改建成立皖龙水泥有限公司,由来自安徽省巢湖市的徐光辉买断,任董事长负责自主经

营。水泥厂重组后,只需要原厂从业人员30多人,而这家水泥厂在册其余的60多人只能被分离出来自谋职业。这些人都是八五三农场职工,从事水泥厂生产工作多年,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龄,有的身体不好,家庭生活困难,一下子没有了工作和经济来源,养老、医疗等保险谁来承担,今后的生活困难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成了董事长徐光辉的一块心病。公司刚刚重组,要将原来落后的旧厂房设备进行更新改造,达到年产百万吨水泥的生产经营能力,就得投资5000多万元,而要对旧厂房设备进行“大手术”,

近两三年内还不能正式投产,不会有经营收入,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解决下岗工人的实际生活困难?

带着这个问题,徐光辉组织召开董事会,经分析大家认为,八五三农场拥有丰富的高品质水泥生产的矿产资源,还具有优越的交通运输条件,还能和国内行业知名企业精诚合作,携手共赢,销路广阔,前景可观。有了这些可靠保障,董事会决定,从2012年水泥厂重组之年起,每年为原厂在册的90多名工人缴纳五险一金,这就是说,不但要承担30多名留用的工人,还要承担60多名下岗工人的五

险一金。

缴纳五险一金不是一个小数目,每人每年需8800多元,在册的90多人每年就需要80多万元,其中下岗的60多人一年就得50多万元,5年多来,这家水泥厂累计为工人缴纳五险一金350多万元,其中包括下岗工人200多万元。

2015年起,皖龙水泥厂正式投产,生产的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复合硅酸盐水泥质量合格,产品达标,用户信得过,畅销垦区内外。徐光辉郑重承诺:“只要我在水泥厂,这里的从业人员,包括下岗工人的五险一金我就一直管到底!”